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四 趙

篇 林 孝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愛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撻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曰曰夫子奚獨愛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素之有華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

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食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孺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知憂樂之為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

其為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目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

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早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肩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

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為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何

者為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及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辨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

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

郭從之度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辨之言傳說於天下人

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自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見充心虛耳無聞自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益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為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問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

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為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足與語也衍衍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莫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

言為言以無知為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

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為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從心不喻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辯義處語句同汝莫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取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外內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
隱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
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
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
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
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
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
其至于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取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
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
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
但以其所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
變不常者為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辯知
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非
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
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
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
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
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
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
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
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
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至
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
也不知所取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
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
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

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
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
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
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
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
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
○美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
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
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
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
君交友御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

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牆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魏騰其說釋氏曰執藥

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嘗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一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

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目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滄溟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眾人也季梁隨梧皆眾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則楊朱亦眾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

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國澤多賢東里多才國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美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為宰藉庖厨之物美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穢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矣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

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為我用者也意謂伯堂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為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使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使使而其所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堂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為役於我者也。故又何能養我乎矣矜者何以此矜詫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志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取以對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為此皆不知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與新而始學聽自聞鐘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為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

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長息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肆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今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

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街弦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絃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
 之矢皆中準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
 其括猶街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
 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
 發矢之次第也猶街絃者括之受鏃如受
 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達蒙之弟子曰
 鳴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慕衛之箭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
 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
 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
 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慕衛必亦前之有
 名者睚不睫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
 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
 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
 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
 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
 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
 有物不盡有影有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
 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
 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
 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
 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
 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
 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
 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
 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強
 爲文飾其疎缺乎闕疎脫也又言其尤者
 更取其已甚者言之欲于牟必知其妄也
 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
 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
 心曰心則不得爲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
 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爲心也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
 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

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爲物則天下
 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爲物則可以盡天下
 之物而皆爲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
 動也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繞動則後之影
 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
 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
 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

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
 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
 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辯
 亦可通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
 形而名曰馬謂色爲白則可謂形爲馬則
 可若以白馬爲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
 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孔叢子公
 乘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
 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
 也莊子亦
 有處同
 條法也子與怒其強辯不可得而復詰故

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寂鄙穢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寂汝亦承從之也更謂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愠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已無居無執着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

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為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為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釋家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地古廟

香爐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比也此一段見大慧語錄吾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四

杜

二十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五 楚

庸 壽 林 希遠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問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為始後豈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

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幽者但見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幽之西又有如幽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